

陳瓊枝：每個人在他一生中都是在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。Val John 最後是在比他先走之人的陪伴下進入永恆。相信他的心一定充滿平安與喜樂。

林瑞光：警官和犯人 (Val Hohn) 之間巧妙的關係耐人尋味。在這社會中各人的角色不同，每個人都會有內心的掙扎。制度的不健全造成社會的不公平。像西方歷史中的宗教戰爭就是以自己的信仰造成人類的互相殘殺。

鄒牧師：劇中飾演反派角色的那對夫婦看似壞人，但他們卻養育了兩個心中充滿正義的孩子。在人生中，有時為了求生存必需做出不得已的選擇。其實每個人的心中都有「善」的一部分，這是神所看重的。

Janice: Val John (VJ) 和 Cosette (C) 之間的關係很感人。C 來到 VJ 的生命中，因為 C 的信賴使 VJ 願意成為一個更好的人。Because of you, I want to be a better person! 你願意為你身邊的人做這種告白嗎？

邱勝政：警官一生在追殺 Val John。但當警官充當線民被年青人抓到，學生們將警官交給 Val John 全權處置時，VJ 應當一槍打死警官解決所有問題！

劉素鑾：如果當時 VJ 一槍將警官打死的話，警官就沒有悔改的機會了。

Janice：VJ 和警官是不能兩立的。警官認為這世上有 VJ 就沒有他立足之地，因此他選擇自殺。

鄒牧師：警官的自殺是告訴我們，饒恕最終戰勝了律法。所以我們還是要相信饒恕，如此，生命才有價值。

葛原隆：警官在此片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深信世上不是公義，即是罪惡，非黑即白的信念。在他的理念中似乎沒有介於黑與白之間的灰色地帶。其實在我們社會中並非如此，很多事務介於兩者之間。

警官一生在追緝 VJ，他自認自己象徵正義，因此無時都追逼著罪惡，最後警官也會一度在 VJ 的槍管下生死難卜。可是 VJ 紿了警官一條生路。律法與饒恕的拉扯，在此推上了頂峯。我想警官的自殺或許與他對非黑即白信念的破碎有關。他畢生視律法為最高準則，沒想到 VJ 讓他見證到比律法更崇高和更有效的是愛和饒恕。

劉兆華：律法與饒恕，孰對孰錯呢？如果現在的社會都用饒恕來赦免所有的殺人犯，這樣可行嗎？

陳清耀：監獄在美國稱為 Correction Facility, 臺灣也稱為矯正所。都是希望犯人能够矯正過錯，社會能更和諧。監獄的目的是矯正，不是處罰，這是正面的觀點。犯罪是一種病態，監獄是讓罪犯有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。

葛原隆：我們的社會不能只有律法，沒有饒恕。反之亦然。我們只有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。

洪麗娟：其實一個被關在監獄的犯人他的軀體雖然是被禁箇，他的心靈可能是自由的！

邱勝政：饒恕人的與被饒恕的人，兩者相較之下，饒恕人的一方是最終受益者。這是對饒恕最正面的看法，因為饒恕人，而放下所背的重擔對自己是最慈悲的行為。

Janice：雖然艾潘妮父母的為人有很多被指摘的地方，但是歹竹出好荀。艾潘妮對馬瑞斯無條件的愛，雖然得不到對方的回報，仍然因為要對方真正快樂而犧牲自己，這是最崇高的愛，也是無條件的愛 (unconditional love)。

鄒牧師：雨果是一個非常愛神的人。在劇中詮釋的艾潘妮就是四福音書中把香膏抹在耶穌腳上的女人。但是雨果卻拒絕去教會。他認為教會就像那個警官，自以為公義，其實是一個不公不義的團體。基督教的真理與信仰的中心是要「放下」，讓神來彰顯祂的公義。所以劇中 Val John 要放下女兒比放下警官還要困難。但是他最後還是順服神。基督教的最終精神就是 Let go and Let God.

葛原隆：警官將自己的警徽放在那小孩子的屍體上是令我最感動的場景。表示他雖然終生追求律法的申張，但是他也有一顆憐憫之心。

Janice: 唯有愛人者才能見到上帝的容顏。愛與饒恕（基督教的教義）是我們在觀賞這影片之後應該思考的課題。此片需要多看幾次才能了解其中的精髓。